

史

儒林列傳

游俠列傳

史記

酷吏列傳

佞幸列傳

郵都 寧成 周陽由 杜周 張湯 義縱 王温舒 楊僕 減宣 趙禹 尹齊

大宛列傳

滑稽列傳



相馬夫之般相之之之

相馬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

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

周室衰而闕睢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

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寢歎而邪道興於是論

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

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

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

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

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魯也
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

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

焉徐廣曰錄一作謬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

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安水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諸國師其越蓋亦將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

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

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西南五里子夏居西河

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

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

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温陽之處號懸

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

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

後七百餘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

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

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

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

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

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甲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

涉起匹夫。驅尾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

不滿半歲。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

之徒。負孔子禮器。而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

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

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

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

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

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

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

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願云。陳希。盧縮。韓

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

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

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

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

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

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

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

曰。鄒氏音。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

則韓太傅

索隱曰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索隱

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

言禮自魯高堂生

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

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

言易自菑川

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

索隱曰毋音無胡毋姓也字子都

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

相繼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

徐廣曰三公齊為天子三公

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

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制曰善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愆焉故詳

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感其諸朝其令禮官勸

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

弟子宗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

博士

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周曰庠正義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

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

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

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公平之原也古者政

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
相長丞上屬蜀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
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出計偕索隱曰計計吏也借俱也謂令
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可以為郎
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稱者謂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

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

也恩施其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

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二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

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

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

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

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

備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

備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

今作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
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

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

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

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國城呂太

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壁室雍

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

云呂太后時浮

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學也郢即郢宮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

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

侯文帝元年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

楚王齊廢申公徐廣曰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

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

不作詩傳但教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

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

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

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

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

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

從徐廣曰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

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之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公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曹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二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

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已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已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

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若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
正言臣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
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
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
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殺入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
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
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
如家人言也案太后怒曰安得
老子道德篇雖微如難通然近而觀之
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

司空城旦書乎

徐廣曰司空王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
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津令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

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

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

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
王乘也久之病

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

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

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
縣在留川側目而視固固曰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

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

之弟子也

韓生者

漢書曰名嬰

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

時為常山王太傅

徐廣曰憲王舜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

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

也淮南貢生受之

索隱曰音音

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

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代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

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

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

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

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

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

用常為弟子都養

志不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亨為養案有廝

養平廝掌馬養造食也

及時時問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

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

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

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
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
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
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
良承意。從容得父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
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
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
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
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

書滋多於是矣。

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雜古篆
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
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
大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

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

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

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

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

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

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

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單姓

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

欲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以禮屬山陽

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

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幼孔子卒商瞿

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

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

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堅堅傳淳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尚漢書不同馯音塞庇音必利反庇

音自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

畱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畱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

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

川人孟但以易為大字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

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畱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

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

惟講誦弟子傳以父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

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

索隱曰案中野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灾異之變推陰陽所以

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

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灾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灾主父偃疾之取其書

奏之天子

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毀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

奏主父偃竊而奏之

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

子呂步舒

徐廣曰一作亦音舒

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

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

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

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

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

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

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父獲罪疾免居家

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

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

羊氏也

胡毋生

漢書曰字子都

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

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

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

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

川殷忠

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

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

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

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

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言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孔氏之衰 經書緒亂 言諸六學

始自炎漢 著令立官 四方扼腕

曲臺壞壁 書禮之冠 傳易言詩

雲蒸霧散 興化致理 鴻猷克贊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

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

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

網嘗密矣索隱曰秦法密於疑胎然姦偽萌起其極也

上下相遁至於不報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

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

漢興破觚而為圓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

破觚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目斷雕而為朴素隱曰應劭云削凋為璞也晉灼云周弊也

使反質樸也理周弊之俗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承承不至

於女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

嚴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

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

被戮其後有邳都審成之屬

邳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素隱曰邳音質漢書云河東大場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揚城本秦時揚國漢揚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

楊唐初改為洪縣北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

郡邳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邳都河東大陽

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

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素隱曰案姬生

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

姬都伏上前曰三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

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邳都

濟南矐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素宗人三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徐

曰解時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

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

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

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指丞相是時民

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示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

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

都桀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

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

都索隱曰案中如字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

不近鴈門匈奴至多為偶人象索隱曰漢書作

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奇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

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

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寧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

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

東溼新徐廣曰一無此字馬安索韋昭曰言急滑賊任

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尉秦官掌

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到都為守始前數都

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到

都如此及成法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

是善遇與結驪久之到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

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吾顏云金吾鳥名也

王辟不祥天子出行職至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

因以其治效到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

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

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

音紀買反脫音他活二反謂脫鉗缺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

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貸買陂田千餘頃索

曰賈音食夜反賈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負民役使數千家數千

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由

以宗家任為郎未示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事孝

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其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

者撓法活之所憎著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吏

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

治與汲黯俱為怙漢書音義曰堅怙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

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

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幕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

告言罪索隱曰風俗相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

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

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贅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贅

稷所封漢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為令

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

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

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

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答湯湯掘窟得盜

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

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碎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

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占者重刑嫌有爰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

故曰傳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其父見

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

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始為諸

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

頃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湯

貴人。合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

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王治之蘇林曰天子

即位後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

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

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

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

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

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

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

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

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

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

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

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

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

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傳音附。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索隱曰：使之平疑

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挾令。韋昭曰：在板挾。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被書之言上

所是者之為正獄，以廷尉法。今決平之，湯主之，明監也。揚主之明矣。事即譴湯

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可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掾史賢者，為上建

識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曰：固為臣議如上善。臣臣弗用

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罪，常釋罪。聞徐廣曰：詔答諸掾語，故至於此。罪常釋罪。聞徐廣曰：詔答

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亦知為此奏

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

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時與史深禍者

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攻法上財察。

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言之欲與輕平也。先言皆見原釋。

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良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法也。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

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

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贖鐵。

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出

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算。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

今用錫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

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

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

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

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可勿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之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皆透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詐忠若湯

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

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

築城置吏上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

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

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

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

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

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

志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嘗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始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定趙國以冶鑄為業主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道守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道守官見謁居

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季文事下減官官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

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
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
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
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
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未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
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
楚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
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顯於六國時
行長短其語隱諺用相激怨剛暴彊
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
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二長史素
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

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
吾知湯陰事使使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
左證左也

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
道之交故上已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

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女媼事事辭頗聞上

問湯曰吾所為買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

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

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

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王
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

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

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毋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

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縱有

姊姁。索隱曰：木子奇音。呼子孟康音。謂以毀曹幸王太后，王太后問

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

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姓名也。補上

黨郡中令。索隱曰：案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

漢書音義曰政行恭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溫藉音日才夜反張安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

通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索隱曰案

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各仲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

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

日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

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

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

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

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

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

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

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

亡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

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

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

昆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

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控

者二百人為解
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
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

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
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

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

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

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

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索隱曰

忽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

嗾之徐廣曰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緡言不出緡者可

方受之。索隱曰緡錢員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縱以

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來天子

聞使杜式治以為發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

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發格詔棄縱市後一歲張

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徐

日椎殺人而埋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

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

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
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
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非法即有避因其事夷
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
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
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
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
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

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母

聲母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賴不得失之旁

郡國梨來索隱曰梨音梨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

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

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

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

禍吏服虔曰徒但也清惡也應劭曰猜與從事河內則

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

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

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

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

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

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

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

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揚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

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執行稍遷至主爵

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

軍有功封將梁侯為首璽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

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平朝鮮為璽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

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

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萬略吏苛察盜

賊惡少年投鉞徐廣曰音頃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

購告豆豉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

音胡以牧司姦盜賊温舒

為人調善事有執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

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

長也。索隱曰仙音斤陌格音村落言斤陌村落比日置長也

亦作格街陌屯落皆音設督

巧詆下戶之猾以煮大豪君音熏。素隱曰案不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

人今案未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

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二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九丈而未有入

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漢書

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

變告溫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

時兩弟及兩婿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

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

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

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

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下去歸葬徐廣曰尹

齊死未及數忽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

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

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

告五

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杜少齊有徐勃燕

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

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

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

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

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

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其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

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

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晁貢義曰沈藏匿也命二逃也○素隱曰服

處云沈匿不發覺之曰羣盜起不發覺殺覺而捕弗

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

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

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

法焉徐廣曰詐為馬也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

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十八僕屬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

中丞使治主父偃又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

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士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正義曰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棟南陽杜衍人索隱曰地名也義縱爲

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

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王守有所亡失

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

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曰次至也宣爲左內史周

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

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

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

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部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也。都也。盡詆者。盡之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

衛皇后。言比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

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二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

守。其治。是少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

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

孫尊官。家此言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

聲。然郅都。佞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

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

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

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寔以耗廢。九卿碌碌。

奉其官於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

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

曰一本無略教道禁女媧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

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

當暴挫宦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

駱壁推徐廣曰一作成河東索隱曰推音直追

褚廣反減作成是也謂推擊之以成微也京兆無忌馮翊殷周索隱曰蝮音

以言苛酷北水衡閭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

數哉之蝮毒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

禁暴不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

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百二十二

漢書匈奴傳第六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二百二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閒斯蓋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

尤焉不深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

大月氏北至東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表反見自

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

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

王

正義曰氏音支涼州甘肅入涉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彰煌所連間是也

以其頭為

飲器

韋昭曰飲器榼也單下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書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

漢書匈奴傳云元帝追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
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經也

乃募能使者塞為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音

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各甘父也下

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俱出隴西經匈奴

索隱曰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

在五口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

留塞十餘歲與妻有子然塞持漢節不失居匈

奴中益寬塞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口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塞喜問

曰若欲何之塞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

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

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塞索隱曰謂

塞西為發道繹抵康居索隱曰發道謂發驛今人道導引而至康居也道音道抵至

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

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

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

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

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王索隱曰既臣大夏而居

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地肥饒少

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塞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

顏以為要衣要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塞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

留歲餘還並南山 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面山東出金城

與漢南欲從羌中歸 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山屬焉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徐廣曰元從蜀西方羌從羊

左谷彘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塞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塞為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

塞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塞行時百餘人去十二歲唯二人得還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 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家中國人眾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罕于寘 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二百里。索隱曰扞罕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

母馬置其下與父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殷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深也則拘彌與杆采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則水皆

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

此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三

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

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

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

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於崑崙山一出於于寘山

經云河出崑崙東比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

嶺山于寘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

為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

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多玉石河注中國而

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

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長城南接羌胡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

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

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

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

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

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

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珠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東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

有三眾中國為人眾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

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

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

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哭器始月氏居敦煌

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及為

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

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

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河蠻國西行三千六百

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東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

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着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

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

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費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

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

云昔希音慢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王死

輒更錢效王面焉書革旁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

行爲書記。索隱曰畫立百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玕朱丹青碧玳瑁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精爲璧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馬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官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黑自然生於

土中候其欲萌築壻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僿

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書國其人穴居也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

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在安息西數千里

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白鳥世謂之安自心雀廣志云鳥鴉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翹文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人衆其多往往有小君

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詖或曰正義曰顏云今吞刀吐火種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

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安是安息長安者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躬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比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比山崑崙山南女國在干真國南二千七百里干真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二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焉二所說皆有也

水南其俗土著者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民及大月

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

徐廣曰身或作甌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

各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大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那母曰莫那屠身色著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銅始莫那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輒疏離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

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
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
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
央天竺二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
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
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亦名崑崙山亦名崑崙山
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
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切
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
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象是象象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
三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登間二尺餘波者
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
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
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
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
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各其跡尚有
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
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塞馬

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

正義曰印都中山出此竹因各中竹節高

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

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

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

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以塞馬度之大夏

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

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

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

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

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

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蹇言為然。乃令蹇因

蜀捷為正義曰捷其連捷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

出出驢出并出徙。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部有徙縣。正義曰戎

州向州等并駝之。出邛棘。正義曰棘蒲北反徙在嘉州地。在戎州西北也。邛今邛州棘今雅州皆在戎

州西。皆各行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服虔曰皆夷南也。各漢使見閉

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笮縣屬越雋音牒案南越破後致作侯作笮都為沈黎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曰氐今成

州及武等州也。作白苟。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及南昆明夷

也。皆在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

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雋山。通號越細分而有雋滇等

道。而蜀賈毋出物者。或云去焉。於是漢以求大夏

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四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百。乃復事西南夷。蹇以

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

乃封蹇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

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曰延歲元朔六年也。其明

年蹇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

如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蹇後期當斬。贖為庶

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臨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為笑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喇肉蜚其上徐在黃曰讀喇與街同酷吏傳義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單于復以其父之民

兼字。索隱曰兼音街蜚亦飛字。

狼往乳之

單于怪以為神而收

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政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囚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二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

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拍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公孫王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

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二，而其大掇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犂婁，及諸旁國。烏孫發道，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

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

歲餘塞為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入俱

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塞鑿空

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

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

塞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

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若若意義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

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

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

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百義曰發易書以下云神馬當從西

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

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莊與曰屬八玉城初置且酒泉郡以通

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忌奄蔡黎軒條枝身毒

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

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

侯時其後六晉目而衰少至而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車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

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

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

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岐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

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

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

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

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

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

外國竒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

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

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

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

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

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

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

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

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

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

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

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

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

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

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

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

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

恢徐廣曰為中郎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曰天子天子發兵

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

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

入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

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

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

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

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女息空女息王令將

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其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

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

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澹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

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

采來璣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夏石河所出山

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

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

給之以贖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

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

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

其眩者之工而觥抵奇戲咸增變甚盛益興自

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

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

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

持單于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

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

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

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

至萬餘石父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

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
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
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
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
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金輒以為
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且其少從率多進
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孰者言曰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
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
漢土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窮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與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此數有死亡蓋鹽味魘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
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
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
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罵
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

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闐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止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故先受封一年而坐使酒泉橋制國除音尺者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

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

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

公卿

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

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

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

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

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

它以萬數多取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

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

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之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

酒泉張掖北至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一縣以衛邊也

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

正義曰音譙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

二贅脊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也

及載精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乾煌而拜

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

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

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

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

行政郁成恐留行而今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前靡死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人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

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奈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多約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二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為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與明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

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曰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

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

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候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太舊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士卒賜直四萬。寒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佞我國遇辱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

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曰一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

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鳥於河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真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蓄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溥云放蕩迂闊信耳而荀悅作放効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葱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大宛傳終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文以正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

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僂謂細碎苛法亂政

而俠

以武犯禁二者皆譏

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故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

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

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秋

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

固無可言

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什

孔子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索隱曰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

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絃歌也 褐衣疏

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飽反 四百餘年而弟子志

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受其軀赴士之阨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既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

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

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齊津故南津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

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

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

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

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言小竊則為竊國者次侯之門仁義存

盜而受誅也索隱曰言人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

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

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

榮籠也齊俗以取榮籠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之徒來則

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号但未詳是非此人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

素隱曰施音以政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

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

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公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

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
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
振入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輶牛徐廣曰音唯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輶音古豆反案
大牛當輶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
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髮鉗為自關以東
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
家自以為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
人以商賈為資具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

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
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
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
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
之財而符離人王子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
濟南睢氏索隱曰睢音開案為郅都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亦以
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
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
作邾字潁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索隱曰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

碎名碎音避陝當為邠陝音如
舟反邠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河內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

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

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慨不快意身

所殺甚眾以驅借交報仇藏命作女索隱曰案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

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即為儉以

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

心卒發於睡眦如故云而安年慕其行亦輒為

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

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

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

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

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罪其姊子

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

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

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

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

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

更數過吏弗求。如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

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快之問

日數音朔數類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王反。

其故乃解使脫之。箕恐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

之愈益莫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

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謂屈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

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

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

聽解。解本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

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

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今洛陽豪居其間也。乃

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

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

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

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二命。古曰及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二命者多在解故

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其家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

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

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

史記卷之四十四

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軼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馬翊。正義曰。故城在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自殺。口絕。

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待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居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

兒長卿東陽田君孺

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

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

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

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索隱曰蘇林云道借方也如傳云京師四出道也

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

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

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

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

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

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

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傑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難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

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官

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恭拊

也直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閼

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

卿皆因闢說索隱曰闢通也謂公卿故孝

惠時郎侍中皆冠鷓鴣具帶漢書音義曰鷓鴣鳥

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鷓鴣鷓鳥也准南子云趙武靈王

神鳥也飛光服目鷓鴣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鷓鴣

映天者也傳脂粉索隱曰化閼筮之屬也兩人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帝喑吮之索隱曰喑音在格反

九音仕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

若至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喑

癱喑癱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喑吮之

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

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

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

萬長公主賜鄧通昔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

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鏡不得著身於是

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各一

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守死人家孝景帝時

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

今兼文仁悲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其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

仁最被因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

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官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穎當也今上為膠

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

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

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

通時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

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駑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

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

還國封於天子太后由此嗾媽徐廣曰嗾讀與街同漢書作街字媽

侍上出入水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

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

侯韓說其弟也亦倂幸索隱曰說音檢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

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王孫狗人也而平

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

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

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

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

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媽也

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

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

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

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

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惡又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
後人侮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
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官者同軒新聲都尉挾
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二百二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
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變梯滑稽如
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
曰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
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曰盛酒人復
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
音詩也以言諧語滑稽利其
知詩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
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

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
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道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
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索隱曰髡音苦。竟反。贅婿。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

餘刺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

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

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

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日暮。左右莫敢

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

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

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

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

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

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

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

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

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

曰案宋謂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

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耳言豐年收擷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篝音溝。籠也。一說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汗邪。滿車。

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索隱曰。即下田之中有新可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

所持者。然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

正義曰。汗音烏。

所持者。然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

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髮辭而行
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
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髮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
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
哉其說可得聞乎髮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
傍御史在後髮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
矣若親有嚴客髮希講鞠臆徐廣曰希收衣衷也
懷衿也講臂捍也音侍酒於前時
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

溝鞠曲也

也。索隱曰希音希。紉免反。謂收袖也。

也。索隱曰希音希。紉免反。謂收袖也。

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
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
雜坐行酒稽留八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眇不禁徐廣曰眇反直視貌。索隱曰眇
音與睽同謂直視也丑醜反音丑一反前有
惰珥後有遺簪髮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
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
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復為交錯杯盤狼藉
堂上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
留髮坐起送客羅襦
襟解微聞鄉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

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以髮為諸侯王客正義曰今為臚卿也宗室置酒髮嘗在

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孟亦同旃其字耳優孟

在楚旃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

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

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

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

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

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

棺文梓為槨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

棺文梓為槨曰題奏正義曰梗類絲反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

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

人所增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

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

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籠

竈為槨索隱曰皇覽亦說此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金鼎也齋

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肩桂與薑以西諸上而鹽之也薦以

木蘭祭以糴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

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

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

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

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

困往見優子優子曰若無遠有所之

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

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

談語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

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

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

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

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

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

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

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

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

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

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

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姑谷後有矣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四百戶以奉其祀

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

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

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楹正義曰御覽反大呼曰陛楯郎曰諾

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乃陳倉縣也

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

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

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

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

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
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
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
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
左可以覽觀楊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
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
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
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

常養帝

正義曰高祖功臣奏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

帝壯時號之曰太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
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
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
倩之帝曰乳母欲侍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
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
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
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
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
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

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乳母罰誦諧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誦諧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優旃事不稱

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舍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

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語則外家非止經史亦多博觀外家之

即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

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徵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几所徵召皆摠領之殊

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

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

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

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

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練帛擔揭而

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

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

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

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

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
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
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
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
無水而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
深山之中沈之高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傍
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
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
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
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

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
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
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
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
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
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
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
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平與天下平均

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
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
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
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時侍郎丞傳曰天下無
害畚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
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
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
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
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萊尸七百歲而

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
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公子胥天下
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予何疑於
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

正義曰在

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

索隱曰重音逐龍反

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也

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

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
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
言詔曰可已殮又曰其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

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
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

騶牙猶騶駟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

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

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

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之營營青蠅

止于蕃愷涕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因極交亂四

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觀東方朔多

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有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

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

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

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曰衛青傳云竊乘說事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

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

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

親人王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

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

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

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
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
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女待詔公車貧困飢寒
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
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
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
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
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
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
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

莫省視至其喪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
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
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
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
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
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
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晉曰者齊王使淳于
髡獻鵠於楚十案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
獻鵠於齊皆略同而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
事異殆相涉亂也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

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
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
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
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
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
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索隱曰漢書宣帝徵
勃海太守龔遂非武

帝時此指先
生記謬耳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

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
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

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

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

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

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

正義

曰今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

青州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

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

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

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

正義曰今相州縣也

豹往到鄴

會長老問之民所苦甚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

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

以故貧豹問

其故對曰鄴三老社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

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

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

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曰緹他禮反韻野王云黃亦色也又音帝厚繒也

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

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

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

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云以

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

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灑没溺其人民

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正義曰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乎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媼何父也弟子趣之復

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父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

筆謂以毛裝篋管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虛上擊之其形嚮河立待良久長老

比百中曲垂兩頭言人要青則似也吏傍觀者皆驚焉恐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何

伯留客之久若皆罷能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
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章水蓋西門豹史起

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今吾為臣皆非西門豹

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西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

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既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既其前史起灌其

後也田皆既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

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

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

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

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

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

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

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

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

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

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

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

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郎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

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取且格等者也在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取同歸者也孔子

曰為政以德譬如此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
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
徒低仰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
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為
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
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
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
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証
先達其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
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
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斯故不忍欺之豹
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其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
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

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絕之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已者
若君化
不得不
則純以
量又不
先達其
借吏傳

量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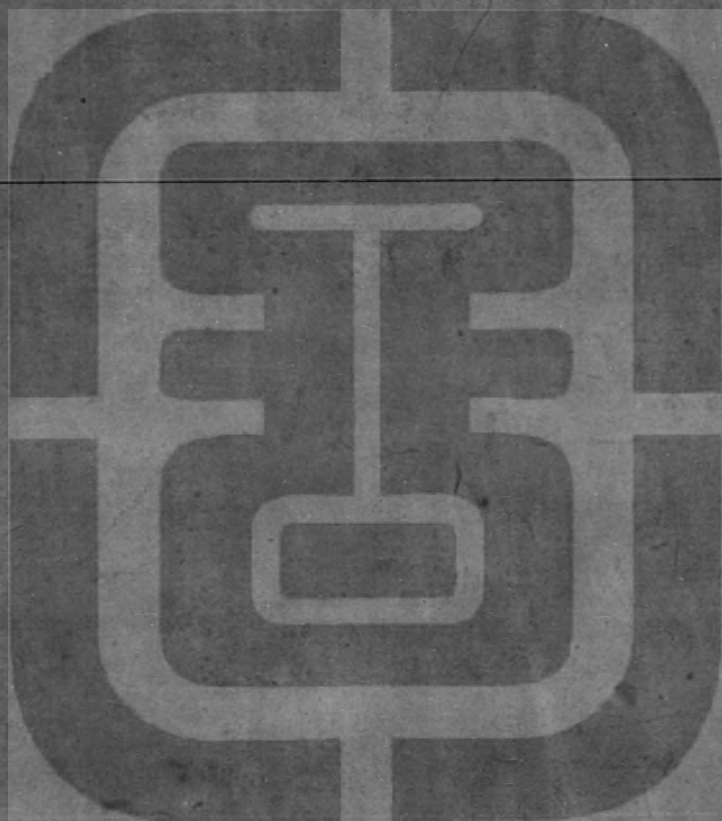
索

立

第六十六

第六十六





1311